

烧火筷子

——拷问的最后是砍头

佐藤五郎

(分队员 上等兵)

山东省南部有一个叫作沂州的由城墙围着的城镇，是津浦线以东大约35里地方的城镇，人口8万左右。城内有通向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大路。沿着通向南门的道路，驻有千兵团高桥部队。在营门前，站有上着刺刀的哨兵。与部队并列的，是挂着三井洋行大招牌的三井物产分店。它矗立在那里，几乎要覆盖住附近的中国商店。对这样的农村城镇，日本财阀也要伸出手来。在西门大街上，还有门前挂着“日本军沂州宪兵派遣队”牌子的宪兵队驻扎。

这是1945年6月中旬，太阳半隐半露在西门城墙，对宪兵队前的西门大街，放着暗淡的光线，郁闷地照射着。在街道上来往的男女老少，眼睛都在注视着宪兵队。其中，有一个老太婆，额头深深刻着劳动的皱纹，紧握着小筐的带有皱纹的手，气愤地哆嗦着。在郁闷的阳光中，老太婆的眼睛也在注视着宪兵队。

正当这个夏季刮来的略有暖意的风，吹在曝晒的街头。在围着水泥墙壁的宪兵队，可以听到令人恐惧的钟声。这个

声音像是要扰乱附近民宅似的震荡着。这个钟声是宪兵队吃晚饭的信号。候补宪兵们从各自的内务班，按各自的习惯样子走来，有的趿拉着木屐，有的穿着一件衬衫。早来到食堂的，因为队长和班长还没有来到，就议论起队长和班长来。

“喂，久保，队长好像是刚才出去了，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噢，队长吗？说是上军人俱乐部去了！”

“是吗？为什么现在上军人俱乐部去呢？”

“因为没有别的什么事嘛。今天晚上恐怕要住在那儿啦。”

“嘿，有意思。”

高本胖乎乎地坐在饭桌旁。他又看了看班长的饭桌——也没有看到梅田伍长的身影，便接着问道：“喂，久保，班长不是也不在吗？他上哪儿啦？”

“班长吗？班长一直是老习惯——干着呢！是这样的——”久保把胳膊往后扭转过来，用拷问的架势来说明。所说的梅田伍长，一到拷问的时候就成了发疯的野狗，是像狼一样的男人。

高本又打听拷问中国人的情况。

“喂，那个男人是八路吗？怎么样啦？”

“是不是八路还不知道。班长说是嫌疑犯，正冒着大汗干着呢！”

“嗯，班长总说是嫌疑犯，可是找到证据了吗？”

“证据吗？要说是证据，那还没找到。只说是老百姓，其余的话一句也不说。”

“是吗？班长以前不也是这样说的吗？是老百姓还是嫌疑犯，闹不清楚呀！”

正在谈着的时候，佐藤一等兵来了，像偷油耗子似的瞧

着老兵的脸色，不作声地钻进了食堂入口，也不报官职名称就进来了。担任内务股助理的高本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并没有放过这个一声不吭刚刚进来的佐藤一等兵。高本在中队里担任过好几次教育新兵的助手，是现役四年的兵。据说，他不打士兵的嘴巴，这天的饭就吃不香，是让士兵哭泣的老兵。

“喂，佐藤！”他用很大的声音，像威胁周围的人那样喊着。

“有。”佐藤害怕得像被老虎盯着的兔子一样，站住了。

“你当兵几年了？”

“是，当兵两年了。”佐藤心想，糟了，被发现了。

高本在饭桌前站了起来。

“什么？当了两年兵还不作声就进来吗？混帐东西！”高本离开饭桌，走近佐藤，啪的一声打到脸上。

“不作声进去的地方只是空屋子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是，明白了。”佐藤舌头似乎不听使唤地回答道。

“报官职进来！”

佐藤只好退回食堂入口。

“佐藤一等兵来吃饭了。”每当报称官职的时候，他总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领章。

“好，进来！”得到这种许可的佐藤一等兵，摩挲着被打的脸颊，走近了饭桌。围着高本的那些有两三年军龄的老兵，异口同声说道：

“新兵挨打可以健康地成长！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畜生！当了两年兵还按新兵待遇，你等着瞧吧！”佐藤虽然这样想着，但却毫无办法。“星，星，只要增加了星①！”

① 日本军人的领章上都有星的标志，标示着官职级别。——译者

他一面这样想着，一面随随便便扒拉着盛得满满的饭。

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只听伙房后面有人大声喊叫。

“没有人吗？谁也不在吗？”是班长的声音。佐藤一等兵把塞满嘴里的饭大口嚼起来。

“佐藤一等兵在。”也不管对谁，他大喊一声，连忙把头低了下去，表示敬意。

“喂，佐藤！”听到班长的声音，久保上等兵惊慌地叫道。

“有！”

“在灶上有正烧着的火筷子，给拿去，这是班长的嘱咐。”

“是，明白。”佐藤答话后就往伙房跑去。他来到伙房的入口。

“佐藤一等兵到伙房有事来了。”在微暗的伙房中，他瞪大眼睛向四下寻视，虽然用很大声音叫喊，但是没有老兵的回答。在灶旁吸烟的是两个苦工，一个姓吕，一个叫玉。他们一个劲儿地笑着谈话。佐藤感到吕和玉的笑声是瞧不起人，便冷不防走到了两人旁边。

“你们也瞧不起人吗？混蛋！”说着朝坐着的吕踢去，又朝要站起来的玉的脸用拳头打了过去。被踢被打的吕和玉，挥动着拳头，用发怒的声调和佐藤说着，说的什么一点也听不懂。佐藤随即看着两个人的脸，用夹杂着中国话的语言大骂道：“扫一扫没有的，三鞭的给（因为没有打扫，所以揍你们）。”两个苦工吕和玉咬紧牙关，互相对看了一下脸，嘴里说着什么走出了伙房。剩下来的佐藤，想起什么似的看了看炉灶。水壶里的开水发出了沸腾的响声，在旁边，令人恐惧地插着火筷子。

佐藤看到了火筷子，便从腰里取出垂着的手巾，包上火筷子，猛抓着跑出伙房。从伙房到拷问的地方，不过10米左

右。佐藤虽然跑出伙房，但是看到吊起来的男人，不由得脚迈不动了。但一想到这样就不能增加“星”，便不顾一切地携带火筷子跑到了班长前面：

“班长，佐藤一等兵来到。”梅田看到火筷子，露出呆笑。

吊起来的男人有紧绷绷的肌肉，体格健壮。这个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是一个农民样子的男人，年龄大约40岁，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脸颊上有月牙形的皱褶，痉挛着牢闭着的嘴唇，盯着佐藤和梅田。在吊人的树的周围，只有梅田一个人，没看到有别人，是他一个人把男人吊到树上的。

“好，递给我。”梅田从佐藤那里像抢似的夺过来火筷，走近了那个男人的脸。这个中年男人抽动着有月牙形皱褶的面颊，太阳穴的血管鼓起来，哆嗦着脸颊的皮肤。

“怎么样？不说吗？你的身世早就明白了。说！八路的行动！”梅田像发疯的野狗一样大喊着。

“我的好老百姓的。八路军不知道。”中年男子把脸向旁边歪着，生硬地说道。

这句话也不知是否听到了，梅田拿着的火筷子便扬起来了。吱吱！啪！一次两次地打着，发出打到身体上的声音和烧着皮肤的声音。

冒着烧人的青白色的烟，烧人的恶臭气味在附近弥漫。

“你不说吗？这个混蛋！”又接着烧了。从吊起来的中年男人的腋下，黄色的粘液和流出来的血混合着渗了出来。他咯吱咯吱地咬着牙，哆嗦着紧闭的嘴唇，瞪着愤怒的眼珠，盯着梅田的脸。由梅田的手吊在这棵树上杀死的中国人，一个月至少也有三四个。还不只如此，用灌凉水或不给水喝等水刑拷问后的犯人，必定引渡到干兵团，作为新兵实地刺杀训练用的目标，予以杀害。

梅田又放开粗嗓门喊叫起来：“你还不说吗？”粗嗓门都喊哑了。但是，那个男人硬是不愿开口。这时，和刚才的脸色不一样了，他那面颊上深陷的眼睛大大睁开，凝视梅田的眼。

“这个混蛋！”梅田又用火筷子烧他的下腹部。吱吱的烟又冒了起来。迷醉于烟和恶臭味的梅田呆笑着，这样反复好几次。那男人肚子上满是黑红色的斑点，吊起来的胳膊的筋肉僵硬，像蹭树皮似的前后大大摆动着身体。树枝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梅田拿着火筷子，不能往前走，重心后移。还没有烫上火筷子的时候，中年男子的左脚刷地晃到了旁边，踢中了梅田的胳膊肘，梅田拿着的火筷子落到了地上。于是，梅田气得咬牙切齿，身子往后退，惊慌得左右摇晃。

“这个混蛋，瞧不起我！”不管那呻吟，梅田用嘶哑的声音喊叫着。他看到在旁边呆站着的佐藤一等兵，大喊着命令说：“喂，佐藤！剥下这家伙的裤子，要是他还不说，就叫他说。”

“是。”佐藤用发抖的声音回答。他不顾一切，把吊起来的中年男人的裤子往下拽，但想把它解开并不简单，两次三次拼命地拽着。每次拽时，树枝都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，同时那男人的身体也左右摇摆。伸着僵硬胳膊的那个男人，把脸向左转，在拽着他裤子的佐藤一等兵的侧脸上，唾出一口青色的痰来。痰在佐藤的左颊粘满，顺着面颊流到宪兵的臂章上。

“畜生，你！”发疯的野狗似的佐藤，好不容易才解开他的裤子。佐藤把裤子剥掉后就像逃开现场似的退了出去，用军服的袖子擦拭脸上的痰。看见这种情况的梅田慌了，只是想遮盖住发抖的身体，大声喊道：

“怎么啦？没有出息的混蛋！”他哆嗦着厚嘴唇，想捡起掉在地上的火筷子，同时接着喊道：“好，这次可得叫你

说了！”

“班长，请让我干吧！”看到这个样子，佐藤想要挽回刚才的失误。

“什么？”梅田看着佐藤的脸问，“你能干吗？”

“班长，请你看看我怎样叫他说！”

“好，要能干就试试！”看着想大胆取过火筷子的佐藤的脸，梅田呆笑着。佐藤像抢似的夺过火筷子，走近前来。

拷问经过20分钟、25分钟，中年男子笔直地挺着身体，每呼吸一次，那被烧而垂下的皮肤便绽开似的露出骨头。

“你，不说吗？”佐藤一等兵瞪起眼睛，仰头看着被吊起来的农民样子的男人，向他大腿部和下腹部不停地胡乱殴打。

“不管怎样，也不说吗？这个混蛋！”佐藤喊道。那男人大腿部和下腹部眼看着出现黑红色的一片斑点，从烧肿的皮肤上流出了发粘的液体。

“这个混蛋，就是这样吗？”佐藤问道。打也好，烧也好，那男人一直是没想开口。

发疯的野狗佐藤一等兵的声音冲破了薄暮，扰乱了附近的安静。梅田伍长看到这个情况，想起了什么。

“佐藤，停止吧！”梅田用粗嗓门大喊着。佐藤在梅田的喊声中清醒过来。

“好，你要是不说，那可要用最后的手段了。”梅田用的是粗憨的声音和静静的语气，正考虑把他杀掉。在佐藤一等兵大喊大叫的时候，梅田就点着烟在考虑这件事情了。

梅田随便吸着烟，吐着烟雾，走近那耷拉下来的中年男子，把烟雾喷到他的脸上。

“怎么也不说吗？”梅田把喷着烟的脸转向佐藤一等兵，把嘴巴一努说道：

“喂，佐藤，解开绳子！”

“是。”佐藤转到了树后，把绳子使劲扯开。绳子发出吱吱的声音。那男人身体咕咚一声横倒下去。佐藤想让倒下的这中年男人站起来，解开了绑着的绳子。

那男人紧闭的嘴唇哆嗦着，扭歪了的脸痉挛，站起来，抬头直盯着梅田伍长。

“这个混蛋！”梅田用长靴朝那盯他的脸踢去。但是，那个男人用一只手捂住被踢伤的脸，仍旧盯着他。梅田抬了抬下巴说道：

“喂，佐藤，把这家伙关起来！”

“是。”佐藤回答。说是要带到拘留所去。佐藤拾起掉下的火筷子。

“这个混蛋，起来！走！”佐藤大声催促着。像死过一次的那个男人，把被脱下的裤子慢慢穿好，在烧烫得脱了皮的身上穿上衣服，用右手抓住穿好的衣服，用左手捂住脸，在那里平静地站起来。从那里到拘留所有20米左右的距离。摇摇晃晃不能步行的这个男人，被两条野狗大喊着死拉硬拽地拖着，连踢带打带到了拘留所。早已看到当场情况的伙房苦工——那个姓吕的，走到了吊过人的树下，拾起绳子，嘟囔着什么，送走了他们。

带到拘留所时，刚接班值日的久保上等兵来了，向梅田报告了情况。

“喂，久保。这家伙，关起来！”

“是。”久保回答完，把拘留所的锁咔嚓一声打开，朝踉踉跄跄的中年男人踢去。

“今晚考虑一夜！”他把那个男人留在里面，又咔嚓一声锁上门。从微暗的拘留所，可以听到其他中国人的愤怒叫声。

五天以后，在下午5点左右，一个姓大下的上等兵和另外三个候补宪兵，城内巡查完毕，到宪兵队归队。传达室是候补宪兵高本值班。大下上等兵带着三个候补宪兵进入传达室。

“喂，队长在吗？”

“噢，噢，在啊！正等着你们回来呢。现在在院子里，要这样——”高本把手放在脖子上，是说现在就要砍头。听说砍头，三个人不由得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喂，走吧！”大下努起下巴，暗示那三个人。四个候补宪兵从传达室里跳了出来，跑到院子里。来到院子里一看，高田上等兵正在院子角落里使劲挖着坑。他用力挥动铁锹，已经把坑挖到齐腰深了。在四周有高三米的水泥墙壁，沿着墙壁耸立着砖瓦造的大房子。离挖出的坑有三米左右的地方，坐着五天前被吊着拷问的穿着藏青色上衣的中年男人。

在旁边，青山队长拿着军刀，凶恶地站着，金本翻译把手枪从枪套里拔了出来。四个候补宪兵跑到青山前面，整队进行巡查报告。坐着的农民样子的男人，一边转过身来大口呼吸着，一边凝视着在青山前面整队的野狗们的脸。在左脸上，被梅田伍长踢出的伤口紫红色地肿胀着，是一副战栗的形象。

巡查报告完毕。

“好，你们辛苦。解散！”在青山的命令下，四个人离开了现场。

“喂，佐藤！”

“有。”被队长叫住的佐藤一等兵，伸直腿窝站住了。

“把武器收好，赶快到这儿来！”

“是。”答应之后，佐藤跑向枪架。虽然收好了武器，但是想到又要去屠场，脚就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。但一想

到队长不允许这样，就不顾一切地跑到砍头的地方。

“佐藤一等兵来到。”

“好，代替高田！”青山脸往旁边一扭，下巴挺了挺，命令道。刚才挥动着铁锹大力挖坑的高田，因为佐藤一等兵来了，嘴里虽喊着干呀干的，却把铁锹停了下来，仰头看着。

“上等兵，您辛苦了。我替您来啦。”佐藤说着跳进坑内，代替高田。他挥动铁锹开始挖了，坑内四周已挖下去一米左右。

农民样子的男人一直盯着开始挖的佐藤。他听到队长青山说着什么，知道了要被杀害。

“队长，这家伙的亲属就在城内，他说要让他们见见面。”这是金本翻译的声音。

“好，把警察叫来！”青山把头歪着，露出了笑容。

“队长，可以吗？”翻译想不到有这样的回答，偷看着青山的脸色说道。

“可以，叫警察来。”青山考虑的是，这个男人见到亲属，一定会哭求起来。翻译叫来姓蒋的伪警官，命令他去叫这个男人在城里的亲属。蒋答应后离开杀人的现场。坐着的农民样子的男人，听到蒋去叫自己的亲人，当场就站了起来，把穿着的上衣和裤子脱掉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翻译扬起手枪，对着这个脱掉衣服的男人问道：

“你的干什么？”

男人露出微笑，把脱掉的上衣和裤子细心叠好。只穿一件衬衫的这个中年男人，又平静地在那儿坐了下去。明明就要去死，已经没有必要穿衣服了。中年男人又向队长青山说了些什么。

“队长，这个家伙说要等他的亲属来到之后才死呢。”

翻译又向队长说明。

“是吗？好呀！”青山一边奸笑着拿出香烟点着，一边考虑：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找出八路军的秘密来。中年男人把叠好的上衣和裤子紧紧地拿住，放在膝上，全力注视着挖坑的佐藤。蒋去叫亲属，大约用了15分钟吧。

姓蒋的带来的是一个农民样子、年龄三十七八岁的男人。坐着的中年男人觉得亲人来了，就转过身叫着什么。带来的农民样子的男人，扑过来抱住了坐着的男人，的确是骨肉亲兄弟的样子。两个人牢固地握着手，哆哆嗦嗦地颤抖着。互相抱着的这两个人，瞪着旁边站着的三条野狗的脸色，哆嗦着咬紧的嘴唇，锐利的眼光注视着青山的眼睛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青山暗示翻译走近那个坐着的中年男人。

“怎么样？要是说了八路的事就让你回去。你还不说吗？”翻译哄骗似的说道。

“鬼子！日本鬼子！”坐着的男人盯着青山的脸，用尖利的声音叫道。被带来的农民样子的男人也在喊着什么。

“不好好的说吗？可是最后啦！喂，金本！”青山向翻译作了暗示。

“走！”金本走近那两人，用嘶哑的声音喊叫着。

两个中年男人抬头看着喊叫的金本，欠起身，盯着走过来的金本的眼，站了起来。金本把身体退向后边，脚从地面飘起来似的哆哆嗦嗦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青山喊道：

“喂，高田！”

“有！”回答以后，高田走近二人，把农民的肩膀从后面抓住。

“走！”在农民瞪着高田时，翻译取出手枪对着二人。被拷问过的男人感到自身的危险，停住脚步，把脱下的衣服

叫农民拿着。但是农民拿着衣服并不想回去，两只脚牢固地站在地上，毅然瞪着青山和金本。青山向翻译示意：

“金本，快点让他回去！”青山把他那被两个男人瞪着的脸，转向翻译命令道。金本向农民亮出手枪，走向前来。

“走！”但是，一点也不动。金本把手枪朝空中砰的发了一枪。这是进行威胁。听到手枪声音，伪警官蒋和王跑了进来。金本看到两个警官，抬起下巴命令他们把农民带回去。蒋和王对看了一下，从背后抱住农民的两条胳膊。金本对农民又顶上了手枪，命令带到警察署的拘留所。被两个警官押着，又被手枪威胁着，实在没办法，但被拉走的农民还是多次站住喊着“鬼子！鬼子！日本鬼子！”然后才走开。

“队长，坑的准备已经完毕。”听到枪声后从坑中爬上来的佐藤一等兵说道。青山想起了什么似的说：

“好，到时候了。把这个家伙的眼睛蒙上！”他向高田和佐藤示意。佐藤敏捷地走近这个男人，说了声“走”，催促着到坑旁去。

“这个混蛋，没法子，走！”高田也在佐藤催促时帮腔。中年男人一边盯着吠叫的两条野狗的脸，一边走近坑去。佐藤取出腰里垂着的手巾，把他的脸蒙了起来。

“队长，我来干吧。”金本把手扶在刀柄上，只想掩盖住刚才发抖的狼狈相，用小声音说着，拔出了军刀。

农民样子的男人，耳朵里听到翻译的声音，解开了蒙眼的罩子，转向后面，样子可怕地盯着解下军刀的翻译的脸。他把眼转向青山又说了些什么，大约叫队长青山来杀吧。听到这话的翻译，咯吱咯吱咬着牙。

“什么？这个混蛋！”翻译用失去控制的声调喊着，走近前来。



“等等，好胆量！”看到这个情况，青山呆笑着，把军刀颤颤巍巍地拔了出来。农民样子的男人看见青山拔出军刀，露出了微笑，恢复了原来的脸色，开始唱起他想唱的什么歌呀诗的……高田看到青山拔出军刀，便把水壶里的水冲在军刀上。

哗、哗、哗，在砍头刀上的冲水声音，听来实在令人胆寒。佐藤一等兵听到水的声音后喊道：“这个混蛋，投生去吧！”他用撕下的手巾重新把农民样子的男人眼睛蒙上。青山走了过去。到了砍头数秒钟之前了。佐藤和高田盯着坐着的中年男人，咽下了因受刺激而口中产生的唾液。青山挥起军刀，刀背打在男人的脖颈上。

啪嗒，发出了骇人的声音。青山第二次举起了军刀。那军刀刀锋稍微颤动，刷地闪着寒光的同时，咔嚓一声砍下头来。窥视着的佐藤和高田，不由得把眼光挪向旁边，踏在地上的脚咯吱咯吱抖动着。哗、哗，咕嘟、咕嘟，从脖子里冒出来的血，把坑的周围变成了血塘。

尸体在坑上面笔直的挺着，手足痉挛，在没有头的尸体的脖子那里，喷出了大约一米长的血来。在坑旁边矗立的水泥墙壁上，涂上冒出的宽30厘米、长1.5米左右的鲜血。

“怎么了？你们——还不赶快收拾！”队长青山看到发抖的佐藤和高田，像吃人的狼张开鲜红的大口，大声地喊叫着。

“是。”用哆嗦的语调答应后，两个人走近了尸体，抓住痉挛的脚，不顾一切地拉向坑去。

“嗨哟！嗨哟！”他们嘴里喊着，可是咯吱咯吱发抖的脚想站也站不住。尸体在血塘里移动着，发出滑走的声音，被拖往坑里。

咕噜、咕噜，扑通！尸体随泥一起滑着掉进了坑内。

“没有出息的混蛋们！”青山看着，张开厚厚的鲜红的嘴向两人大骂道。

佐藤和高田互相对望着，“这个混蛋，真不好办！”留下一句污蔑的话，用手里的铁锹拼命地把土埋到坑内。从那天起，每次进行队内巡查时，在我眼前都浮现出那个被砍头的农民样子的男人面容。

旧部队名：第59师团第109大队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7月）

战争，是要多么可恶就多么可恶的东西。如果是侵略战争，那就更是如此。侵略的军队使人们变成疯子，如果不发疯就不能达到侵略的目的。

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员，干下了很多非人的犯罪行为。现在，我通过本人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战争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。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。如果想不发生第二次战争，就要接连不断地进行反战的和平宣传。

人类本来只是为了建设和平生活才存在的。尽管如此，战争又是人们引起的。为了使人们曾经犯下的错误不再次重演，希望不知道战争的青年人如实地、正确地理解我们犯下的罪过，希望把它作为建立和平的食粮。让我们为反战、为和平而携起手来吧！

（佐藤五郎）